



史可法的故事

山东人民出版社

目 录

誓师勤王时·····	(1)
东林党的影响·····	(6)
自请出京督师·····	(13)
赴扬州途中·····	(22)
赤心劝悍将·····	(26)
在人民支持下·····	(31)
礼贤馆门前·····	(37)
严正的答复·····	(42)
除夕之夜·····	(45)
苦斗在抗清前线·····	(49)
热血洒扬州·····	(55)

誓 师 勤 王 时

公元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四月中旬的一天。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明朝陪都南京城（明初建都南京，一四二〇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称作陪都，其行政机构设置与北京大体相同）到处是一派阴暗凄凉的景象：砖石铺地的大街小巷里，冷冷清清，偶尔有一两个行人匆忙地走过；街两旁的商号店铺早早地关上了门。整个城市死一般的寂静。

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传了过来。蜷缩在店铺房檐下的乞丐和难民，睁开蒙眬的眼睛，只见一个身披白色斗篷的士兵，骑着高头大马一闪而过，很快消逝在街巷的拐角处……

与此同时，长江对岸浦口的明朝南京政府兵部尚书史可法行辕里，正在举行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原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逼北京的消息传到南京以后，以史可法为首的一些文武大臣，“誓告天地，飞檄（xí习）勤王”，渡江来到浦口，扎营待命。这个会就是特为制订北上“勤王”计划而召集的。

会议从中午开始，可是直到现在，参加会议的将领们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更没有订出一个用兵的方略来。他们有的虚张声势，高谈什么“内剿流贼（流贼，是当时统治阶级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诬蔑的称呼），外抗清虏（清虏、满虏，是当时汉族地主阶级对满族的蔑称）”，但是怎样“剿”、如何“抗”，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有的声称以他们的“百万精兵”，“剿贼抗清”是“稳操胜券”，可眼前当务之急，是加粮加饷添兵器；还有两个将领，为争夺地盘，先是怒目而视，继而对骂，终于动起武来……

“拍！”一记清脆的击案声响，把争吵正酣的将领们惊得戛（jiá）然停声。在大厅首席前面，威严地站立起一个身材矮小，面孔黑瘦，两眼烁烁有光，胡须稀疏的中年将帅，他就是明朝南京政府兵部尚书史可法。

本来，在会议开始的时候，史可法首先讲了话。他谈了这次会议的宗旨，并启发大家一定要以大局为重，各抒己见。然后，就坐了下来，静听将领们的发言。可是，他越听越生气，再也坐不住了，站起来把桌子一拍，厉声斥责：

“大胆！一派胡言乱语，成何体统！”

稍停，他继续大声说道：

“常言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在这内乱外患交相煎迫之时，你们身为领兵大将，不是身先士卒，驰骋（chěng逞）战场，反而畏敌如虎，百般避战，试问：你们要置我大明江山于何地？”

那些将领们受到史可法的严厉呵斥，都低下头来，默不作声。史可法脸色铁青，愤怒地打量了他们一眼，又说道：

“你们当的是大明的高官，受的是国家的厚禄，上不能解皇上之忧患，下不能救百姓于倒悬，还有何脸面见人？！”

史可法的这几句话，把将领们吓得胆战心惊，脸色灰白。史可法来回踱了几步，指着那个刚才还在吹牛的将领说：

“要你筹划剿贼抗清方略，你却只是空说大话，战场上能用得着大话吗？”

“你！”史可法又指着另一个低头肃立的将领斥责道，“如今国家多难，粮饷短缺。要 you 为国出力了，你却伸手要这要那！”

“还有你！你！”史可法极其愤慨地指了指那两个对骂动手的将领，“今日清兵压境，贼逼北京，凡是稍有天良之人，谁能不为之焦急？而你们身为国家领兵大员，不想杀敌报国，反而在这里为一城一地之

得失大打出手。扪心自问，良心何在？！”

史可法气得胡须一个劲直抖。但是多年的官场磨就，使他强压怒火，没有再说下去，只是用那逼人的眼睛，巡视着这两行低头肃立的将领。

史可法长叹一声，端起茶杯呷了一口，感慨万分地说道：

“我史可法涵养不足，冒犯诸位，就请你们原谅吧。目前，满清覬覦（jīyú记予）中原，流贼进逼京师，朝廷的安危，国家的存亡，就全靠诸位支撑了。我史可法，乃朝廷重臣，受恩深重，愿与诸位一起，竭尽心力，保我大明河山。如遇不测，必学文天祥公，克尽臣节，一死报国！”

说到这里，他心中一酸，不由地滚出两行热泪。停了片刻，他猛然抬起头，手按佩剑，下令道：

“方今急务，就是厉兵秣（mò末）马，加紧备战。一旦朝廷有令，立刻挥师北上，救我国家燃眉之急！”

史可法正要离席，忽然门官进来报告：南京星夜送来紧急公文，中军副将现在辕门外等候。史可法立即传话召见。

不多时，一个身披白色斗篷、满头大汗的中军副将快步进入大厅。史可法接过公文，当众读起来。开

头几句，他的声音是低沉的，读着读着，他的嗓音发颤了。当他读出“崇祯皇帝已崩驾”的时候，大叫一声，瘫倒在地。人们慌忙上前，把他扶起，连连呼叫：“史大人！史大人……”

史可法慢慢地睁开眼睛，呆呆地盯着众人，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众人看了，无不随他呜咽抽泣。

就在人们放声痛哭的时候，史可法站了起来，面向北方，一边哭，一边说：

“皇上落了这么个下场，全是因为文官爱钱、武官怕死造成的。我史可法身为兵部大臣，不能内灭流贼，外逐清虏，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说着，他猛地向柱子撞去，顿时头破血流，昏了过去。

众人更是大惊失色：“史大人，您……”他们呼叫着，一齐围上去，先给他包扎好伤口，又轻轻地把他抬到床上，擦脸的擦脸，换衣的换衣。然后，他们相继退了出去，只留下两名亲兵和一个年老的医生守护着他。

此时，已是夜深人静的三更时分了。

东林党的影响

天近黎明，史可法醒来了。他躺在床上，凝视着窗外的天空，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许多往事浮现在眼前。

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在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大兴县）城外的一座古庙里，有个从河南祥符（今河南省开封市）来的青年书生，因为困倦，文章刚刚写完，便伏在桌案上睡着了。

这时，在各地视察学政的明朝顺天府督学使左光斗，带着几个随从，骑马路过这里，为了躲避风雪，也匆匆地走进这座古庙。

“咦，这个青年人怎么在这儿打瞌睡？”左光斗进门看见睡觉的青年，感到奇怪。他没有把青年叫醒，顺手拿过摊在桌案上的文稿，默默地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他那满布皱纹的脸上，渐渐展露出欣喜的笑意。“文章写得好——立意好，文笔也好。是个难得的人才！”左光斗一边看，一边连声称赞。他看完文稿，抬眼望望青年，青年还在呼呼大睡。

左光斗脱下自己的貂皮袍子，轻轻地盖在青年身上，一声不响地退了出来，随手把门掩好。

“这个青年人是谁？他为什么在这座古庙里攻读？”左光斗感到纳闷，便去敲门询问庙里的和尚。和尚告诉他，这青年书生叫史可法，是由河南来他的原籍大兴县赴考的。因为古庙清静，他就借住在这里，每天早起晚睡，勤奋学习。听完和尚的回话，左光斗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走了。

几天以后，考试结束。主考官左光斗坐在大堂上，一个一个地审视这次考试合格的考生。当考官呼叫史可法这个名字时，他心头一动，定睛一看，进来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矫健、两眼虎虎有神的青年。“是他，就是他！”左光斗兴奋极了，只见他抖抖袍袖，拿起笔来，在这个青年的考卷上一挥。结果，这个青年考生被评为县试第一名。

县考第一，史可法很得意。这就可以沿着秀才——举人——进士的阶梯爬上去了，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啊！而选中史可法这个才学横溢的青年，左光斗更是兴奋得难以形容：他不仅当场连声夸赞史可法，鼓励他努力学习，把自己磨练成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还特意把史可法引入后堂见自己的夫人。他说：“我的儿子都是碌碌平庸的孩子，将来能够继承我的志向



的，一定是这个书生了！”

从此，史可法拜左光斗为师，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一六二八年（崇祯元年），史可法考中进士，被派到陕西西安去做推官（地方上专管刑法案件的官），正式参与政治活动。一六四三年（崇祯十六年），他被提升为南京政府的兵部尚书，成为当时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在长期的官场生活中，史可法时刻不忘左光斗的教诲。他为人正直，诚恳，办事认真，常常通宵达旦地批阅公文。当有人劝他注意休息时，他总是严肃地回答说：“我是上恐辜负朝廷的恩典，下恐对不起我老师的培养啊！”

左光斗是当时由一些正直官员组成的政治集团东林党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对阉党魁首魏忠贤独霸朝政、祸国殃民的罪行，早就恨之入骨。一六二四年（天启四年），他联合其他东林党领袖人物，上书皇帝，揭发了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魏忠贤将他逮捕下狱，用酷刑害死。其他东林党人，有的被杀害，有的被流放，有的被监禁。

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以后，气焰更嚣张，不仅四处搜刮民财，而且动辄诬杀守边大将，冒图军功。结

果，民愤越来越大；东北的满族贵族集团，也趁明朝国势衰弱，时常侵扰长城以内，抢劫财物，掠夺人口。明朝统治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一六二七年（天启七年），崇祯皇帝（名朱由检）即位。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亡，他摆出一副励精图治的架式，捕杀魏忠贤及其死党，重新任用了一些东林党人。但这时的明朝，就象病入膏肓（huāng荒）之人，点滴的补救已无济于事。为了对付人民的反抗和清兵的侵扰，崇祯皇帝更加紧了对人民的压迫，不仅田赋和“辽饷”（明政府借口与东北的女真人作战而增加的赋税）照派，又增添了“剿饷”和“练饷”（明政府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而增征的两种赋税）。加上连年灾荒，人民再也活不下去了，只有揭竿造反。

农民起义的烈火首先在陕北燃烧起来。不久，起义军在李自成的领导下，冲破官军的围攻堵截，挺进山西，转战河南、湖北，很快攻占了古城西安。接着，起义军迅速占领了太原、大同、居庸关，前锋直逼北京。崇祯皇帝急忙诏令各地率军“勤王”，史可法在南京响应。可是，不等他把“勤王”兵马组织好，就传来了北京被攻破、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身亡的消息……

想到这里，史可法的心就象刀剜似的难受。“怎

么办？在这国破君亡之际，我史可法怎么办？！”他焦急万分。猛然间，借着暗淡的灯光，他看见挂在墙上的左光斗赠他的“忠君爱民”的条幅。于是，和左光斗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那一年，史可法听到左光斗被魏忠贤逮捕入狱的消息，立即赶去探望。但因为阉党防守太严，一连几天，总不能进狱相见。他只得一天一天地从早到晚等候在监狱门外。

后来，听说阉党施酷刑把左光斗打得血肉模糊，生命垂危，史可法连忙设法筹集了一笔贿金，找到看守，一边哭，一边哀求。看守见钱眼开，终于答应让他进去。

史可法改扮成清扫佣人的模样，身着破衣，脚穿草鞋，肩背粪筐，手拿铁铲，在看守的引导下，混进了监狱。

史可法快步走到一间牢房门口，他向看守指的地方看去，只见左光斗正倚墙坐在地上，面额焦烂得辨认不清，左膝以下的皮肉也都脱落了。看见老师被摧残成这般模样，史可法不禁潸（shān山）然泪下。他快步跑到左光斗面前跪下来，紧紧地抱住老师的腿，痛哭不止。

昏迷中，左光斗听出了史可法的声音。他想睁开

眼睛，但怎么也睁不开，急得抬手使劲拨开眼皮，盯着史可法，厉声说道：

“好一个糊涂奴才！这，这是什么地方，你竟跑到这里来，这不是白白地送死吗！以后国家大事谁来支撑，谁来支撑？！你快走开！快走开！你再也不走，我现在就把你打死！”说着，便摸起刑具，要砸史可法。史可法不敢作声，只得眼含热泪，从牢房退了出来……

想到这里，史可法的心简直要碎了。“国家大事谁来支撑？！”史可法又想起左光斗这句忧心忡忡的问话，“对！我应该象老师那样，不惜流血牺牲，承担起救国救民的重任！”

此时，天已亮了。一个亲兵轻轻近前侍候，史可法吩咐道：

“通告诸将，早饭后在大厅誓师北上复仇，不得迟误！”

“史大人，您的身体……”

“不要多说，快去通知吧！”

自请出京督师

当史可法和诸将群僚在浦口誓师，准备北上复仇的时候，在南京的文武大臣，正为叫谁来做新皇帝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死了，皇太子是新皇帝的当然人选。可是那时，崇祯皇帝的太子在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北京以后，下落不明了一一有的说已经死了，有的说存亡未卜。另外的几个朱明后裔（yì系）虽然可立，但当时都在西南，远水解不了近渴。这样，被农民军赶到南方来的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淦，便成了新皇帝的人选。

人选有了，但有两个。立谁呢？南京的大臣中，比较正直的吏部尚书张慎言、兵部侍郎吕大器、翰林院詹事姜曰广等东林党人，主张立潞王。而凤阳总督马士英、阉党余孽阮大铖等一些奸邪败类，却竭力主张立福王。两派争执不下，都在背后加紧了活动。

一天，张慎言、吕大器、姜曰广等人又聚到一起。年迈持重的张慎言说：

“北来消息说，关外清兵，由汉奸吴三桂引领，击败李自成，进占了北京。如今天下百姓，心向南京，盼望我们赶快选立一个英明的君主。可我们议来议去，至今没有议出个结果来……”

吕大器不耐烦了：“说来说去，我还是那句话：立潞王，不立福王！”

“为什么呢？”张慎言追问一句。

“潞王贤明些，能以国事为念；而福王有七不可立：贪、淫、不孝、酗酒、虐下、不读书、专横擅权。要是让他出来为帝，国家必亡无疑。”

“我与大器意见相同。”姜曰广站起来说，“时局不等人，我提议：我们现在就联名给可法兄写信，把我们的主张告诉他，以便取得他的支持。二位意下如何？”

张慎言、吕大器都点头赞同。

此时，善于投机钻营的阮大铖也在暗暗寻思：“我阮大铖先是被东林党人撵回安徽老家，后又被李自成从老家赶到南京，真是多灾多难啊！这还不算，来南京以后，为了重返仕途，我先是招纳游侠，谈说兵法，准备有朝一日能以知兵被召，后又巧盖园亭，编演《燕子笺》，笼络人才，扩大影响。真可谓用尽心机！恨只恨东林党人不释旧怨，坚决抵制，我的心

愿至今未得实现。眼下，南京的文武官员正在议立新君，争执不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只要我搬出好友马士英，把福王扶上皇帝宝座，那时候，我老阮就是当然的拥戴元勋……”

拿好主意的阮大铖，急忙跑到马士英那里，屏退左右，低声向他献计：“如今国破君亡，谁最早扶立新君，谁的功劳就最大。现在，人们都心向史可法。你虽手里有兵，可远离京城，若不及早下手，将来必定落在人家后边。你如果拉上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这些勇将，史可法和那班手无寸铁的文官也就无能为力了。”

马士英听完阮大铖这番议论，高兴地拍着阮大铖的肩膀说：“嘿，真有你的……”

“老马，万万不可高兴得太早了！事不宜迟，我们还是抓紧合计合计。”

“我听你的！”

“以我之见，你先要做好三件事……”

“哪三件事？你快说！”

阮大铖扳着手指说：“第一件，你先派遣亲信，把迎立的意思告诉现在淮上的福王，让他也心中有数。第二件，你分别派出使者，联络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取得他们的支持。第三件，你亲